

郑炳南当代斗智侦探系列

开弓没有回头箭

郑炳南 著

3385agq937465850572096

46589q821756g849fhvy83

475869rdr76g86049378567

6807848e93-29i395u68679t

34993-2858568309286830-2

6792302-846464t7492932-2

4802-95985838tiyto8y8938

847839278q9028s9e80

505-38858662-4-50y8e-5t7



中国华侨
出版社

开弓没有回头箭

郑炳南
著

83768/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炳南当代斗智侦探·开弓没有回头箭/郑炳南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5

ISBN 7-80120-514-6

I. 郑… II. 郑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7495 号

● 开弓没有回头箭

著 者/郑炳南

责任编辑/崔卓力

装帧设计/灰色时光

责任校对/雷一平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5.5 字数/108 千

印 刷/北京市银祥福利印刷厂

版 次/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000 册

书 号/ISBN 7-80120-514-6/I·85

定 价/27.00 元(全三册)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2 号 邮编 100029

E-mail: overseashq@sina.com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64443051

你阅读的是小说,其情节和人物
可能会在香港发生,
正如癌细胞可能会在
正常健康的人身上出现和扩散一样。

目 录

1	第一章	唇枪舌剑
22	第二章	押宝赌胜
40	第三章	藕断丝连
63	第四章	天堂地狱
89	第五章	尽入彀中
105	第六章	负隅顽抗
129	第七章	龙蛰鹿肥
148	第八章	金钱游戏

第一章 唇枪舌剑

那婆娘褪掉衣服，山涛的目光还是留连在那双黑色大眼睛，修长的弯眉，箭似的眼光，以及停留在唇瓣、皓齿间的微笑上。他知道眼前的女人和以前那些贱货一样不可相信，他要的就是她们这个显示生命，须臾之间的表情，不是肉体，他打量她的美妙面庞，才发觉绾着枣红色发髻的头发油光闪亮如旧，山涛心里略为一动，感觉到这娘儿心里面有一个不愿意让他知道的念头。

她脱了衣服，却不让扎起的头发披下，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那个一直绽放的狡狴和诱惑笑容摇晃接近，赤裸的身体像桌上舞女郎贴紧着缓慢圪蹴下来，屁股撅得又大又圆。他感觉到皮带扣松开，拉链被一点点地拉开，裤子滑落到地上，真的是美貌使贞洁变得淫秽！他叹了口气，知道这淫妇想干



什么了。

看得见的四十岁以上的男人里，有谁能弄得清女人这种奇异动物的真正用途？不可能吧！人生阅历使这些奸猾的生意人，能够揣测到女人那一双双闪烁眼睛后面的善意、歹意。可是，在那些深不可测的闪亮瞳珠后面，那些娇小玲珑脑袋里，还有一大堆叫男人耗费一生心血也无法了解的古灵精怪主意，让你觉得女人无法同腹知心，难以驾驭。

他不知道眼前的女人为什么愿意俯伏地下，这个淫妇的男人在权势和金钱上的力量不在他之下。也许在女人心里最隐秘的皱襞后面，储藏比男人更滚热的溶浆！背叛的火山是附髓的原罪，何时爆发，是否爆发因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解释。山涛张大口忍不住喘了口气，伸手触摸脚下女人的头发，让她知道自己的轻怜蜜意。这婆娘不识趣地摆开头，不让山涛弄乱头发。悲哀和失望从山涛脑里汹涌而出，这淫妇和那些人一样，在这种时候，记挂的还是那一头头发。看来，命运只能帮助他玩弄她们的肉体，却得不到她们的灿烂笑容。他只是她的工具？玩物？她要的只是看得到的头发和快乐？

男人愿意对有性关系的女人倾尽心思，女人对任何男人只说一半心里话！山涛低头注视那全心全意工作的发髻，又一次的苦笑摇摇头：她们天生不相信男人，宁可找手帕交请教切身利益。男人知道一切肉欲关系的肤浅无聊，可是，不管爱情、感情、肉欲，男人就像酒鬼一样，喝过的还会再喝，爱过的还会再爱。



就像曾经发生过的上万次经验一样，妻子的气息和形象，又像梦魇一样在眼前油然而生。他又愚蠢地抛给自己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米赛珠是女人还是男人？是分房睡觉的老婆，还是可以分担成败的拍档？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她得到的是权势、地位还是感情和安定？然后，犯罪感和自疚，像风一样掠过豪华的办公室。他厌恶地拍拍叫他作呕的头颅，示意结束游戏，果然，这婆娘就像以前那些蠢货一样会错意，以为工作勤快会有花红。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一起听到了从未经验的声音，秘书房里传过来一阵大发雷霆的争吵声音，女秘书故意提高的声音，盖不住一个由于狂怒、颤抖的男人声音。

山涛感到一阵晕眩，瞥了一眼地板上的女人，她面色苍白，僵硬的身体和恐惧的目光在表示：这声音，这声音……

他果断地做了个手势，叫她逃进私人盥洗间。他拉起内裤，就听见秘书叫唤警卫的声音充满怒气和恐慌，总裁办公室的房门受到一下沉重的撞击。他弯腰扯起地板上的外裤，“砰澎”——办公室外有人跌倒惨叫，几乎是紧接的，山涛感觉到房门同时被人一脚踹开。

这个两眼冒火，脸气得发紫，眼神迷乱的家伙站在门口，恶狠狠地瞪视呆坐在地板上的赤条条的妻子和正在慢条斯理扣好裤子的混蛋——瘦骨嶙峋，目光精悍尖利的香港最大证券投资公司，“博斯富集团”总裁山涛。

谁都认识他——倒不是那看不见绿色头发的头颅剃得像个秃瓢，而是这个像健身院魁梧教练的相片每天出现在



畅销的财经报纸上。一直呼吁投资者保持冷静态度的“安勒顿基金”总经理孙皓脸上是一副吓人的怒容。

“你怎能这样对我？哈利。”那一根粗如肉肠的手指跟着咆哮颤动。

“你误会了，泰莱·孙。”山涛拽了拽领带，扬起一边眉毛，做了个手势说道：“我和孙夫人没有做出伤害你利益的不恰当行为。”他用皮鞋踢了一下，叫那个呆愣不动的裸妇尖叫一声，返回现实世界。

“你打她？你还打她？……”孙皓两眼充血，高声吼叫冲前，一拳送进狗杂种的腹股沟里。

山涛痛得肌肉一阵痉挛，嚎叫一声便跪倒在地，然后，眼前一黑，知道脸上又挨了一脚。

“抓住他！抓住他！”他趴在地上，听见秘书的急促叫声，勉强睁大疼痛的眼睛抬头，看见那怒目圆睁婊子养的在两名健硕的警卫手里蹦跳挣扎，嘴巴就像滑了丝的水龙头一样，不三不四咒个不停。

山涛站起来，刚看见额头滴血的秘书把地板上的女人和衣服一齐推进盥洗间，米赛珠就这样大步走进来。

所有的动作都停下来，连婊子养的孙皓也不甘心地上前。总裁夫人恶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朝警卫点点头说：“放开他。”

“苏珊娜，你这个丈夫作孽呵……”孙皓怒视关上门离开的警卫，呼哧呼哧地喘气说：“他怎么能这样欺负我……”

米赛珠眯起噙泪的眼睛死死盯着丈夫，肿胀的左眼



下，还是那一副讨厌的蛮不在乎神情。她不知道自己得到的是一个怎样的男人？这种男人做生意和干女人一样精明果断、胆大妄为，一次次的让妻子替他收拾这些拿刀子剜心勾当毫不害羞。她不知道丈夫身上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是性狂躁病，还是那种叫她和女人们见到时恹恹，见不到时就神不守舍的吸引力。不管怎样，今天的苏珊娜·米拥有“国际妇女促进会”理事、“香港扶轮会”首位名誉女会长等七个显赫衔头。她比其他的女人聪明的是，当自己高高在上，承受四面八方阿谀奉承的时候没有得意忘形，知道一切的名利地位来自丈夫，人们畏惧的是山涛。

“我是律师。孙先生。我是‘博斯富集团’执行董事。”米赛珠转过身瞧这个人高马大膀大腰圆的人物。

孙皓一翻眼白，手指着走向办公桌的山涛，粗鲁地说：“米律师，这狗杂种引奸我的女人，他妈的，我要报警，一定要叫他身败名裂！”

坐在大班椅里的山涛没有理会，仿佛一切纠纷已交给律师。米赛珠点点头，示意孙皓接着话题说下去。

“我进来的时候，”孙皓说道，“他光着腚，脱光了我女人的衣服……”

“阁下强闯总裁办公室，殴打了萧玉凤小姐，”米赛珠打断了他的话。“又结结实实地揍了山涛总裁一顿。”

孙皓再次试图解释。“这娘儿是他一伙，拦住我来提醒奸夫淫妇，我只是推开她。米律师，我跟踪了三天，才找到这个机会捉奸在床，你们看到了确实证据，她一直来



这里幽会，这娘儿就是最佳证人。”

“孙夫人呢？请她出来。”米律师问道。

女秘书迟疑地瞄一眼山涛，看见身材修长，腿长手长的总裁夫人正用带点疲惫的严峻目光等待着，裁剪考究的苏格兰条纹套装挺得绷紧。

“苏珊娜，我在这里。”一个娉娉婷婷的女人及时地打开盥洗间，她姿色出众，体形优美，衣着名贵，用标准的模特儿步伐走过来。

米赛珠用前所未有的严厉目光注视着她的老朋友。

“玛莎，你必须老老实实告诉我们，山涛在这里脱光了你的衣服？”

“臭蟹！公狗一拉胯，母狗就撅腩。”那个丈夫的冷笑表达了他的厌恶情绪。

“口里干净点，孙博士，你有学问，见过世面，社会上也是一个叮当响的人物。夏珺还是你的合法妻子，侮辱她只会让你丢脸。”米赛珠脸上毫无表情，但心里思绪纷乱，酸甜苦辣分不清楚。她知道答案是什么，在山涛的收集癖里不管生张熟魏、美秽俊丑。这个丈夫要的是身份的肯定，权势的享受，认为真正男人只有在女人肚皮上才能确认。这一次，他又搞上朋友的老婆，可干到了一个标致的女人，不过，那高高在上的习惯不会改变……

面有赭色的女人剜了丈夫一眼，这是她从盥洗间出来之后第一次看他。“我自己脱的。”

“他有没有接触你？抚弄你的身体？”

.....



“玛莎，这里只有五个人，只有我是你的真正朋友。你知道我是律师，相信我，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博斯富集团’利益，一定对你有利。”

“没有。”

“只有你单方面接触他？”

“是。”

“婊子操的，恬不知耻！邪门道行天生一对。”秃脑袋瞋目结舌诅咒，有的是世界上最卑琐的愁肠结疙瘩熊样。

夏珺顿时面红耳赤，倔强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用一副豁出去的态度大声说：“我替他脱的裤子，还替他口交。”

“你、你、你……”孙皓像被人在脊梁骨上揍了一拳，顿时矮了一截。

米赛珠瘪腮帮子上现了个笑靥酒坑。“孙先生，我同意你的看法，这里发生了严重的刑事罪行，有人必须接受法律惩罚，身败名裂不得翻身。”

坐在椅子上观戏的山涛哈哈大笑。

孙皓勃然大怒。“这是什么意思？律师，这女人亲口招供了好情，你的丈夫奸污了我老婆。这个男人早已臭名远播，社会公义会站在我这一边。”

“法律不会站在你的一边。法庭不能以道德处事，只能以法律执事。”

“证据确凿，你无法为奸夫淫妇狡辩。”

“你的太太承认是她采取自动，由始至终，到你强闯



进来中止这个交欢合叠图的时候，山总裁没有引诱她。孙先生，在爱情游戏里，只有道德，没有法律，而道德是因人而异的。现行法律之下，口交不是性行为，以时髦话来说，只能叫作——不恰当接触。法律规定，成年男女的和奸无罪……”

“不，不行！”孙皓伸手一拍额头，忿愤地嚷：“这是非对错的道理不是秃头上虱子，明摆着吗？律师不能这样玩弄法律！”

躺在椅子上的山涛又刚刚哈的笑了一下，来自“定息债券部”的直线电话突然发出刺耳的声音，律师和秘书关切地注视他拿起听筒，知道一定发生了必须总裁做出决定的重大变化。

山涛用手捂住了听筒送话器一头，听不上两句就挂断电话往外边走边说：“这里的事你们搞妥它，我不奉陪了。”

律师耸了耸肩，回头注视那个因为自己蠢，要求周围的人跟着他蠢的人说道：“法律条文写得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纠缠不清的事，只有法律能保障双方利益。”

这个说不清子丑寅卯的谢顶秃头名人眼珠滑溜溜地转了转，迈步朝门口走去。“不行，我要我的律师，你们等着我的律师信吧。”

米赛珠冷笑一声。“你打开门，警卫就把你像狗一样锁起来。让记者来拍摄你的自取其辱熊样。”

律师让这个站在路途上踌躇不定的蠢蛋思想了一段时间，才一字字说道：“你有预谋地来到这里，捣毁了房



间，接连殴打了两个无辜的人，其中一位是世界知名人物，香港最大华资证券集团总裁……”

“哼，无辜的人？”

“……只要我拿起电话报警，这就是一桩恶意捣乱、损毁和殴打伤人的严重刑事罪行。如果届时你的律师有我一样的能力，或者律政司有了宗教信仰，你才能走甩掉刑事恐吓和企图谋杀的控罪。孙皓先生，只要你走多两步，你就身败名裂，‘安勒顿基金’会声明与你脱离关系。你知道吗？赤柱监狱的囚衣已经从横条改为棕色，套上这种衣服，你的样子一定很可笑，像傻瓜一样。”

转过身的总经理两腿像站在一片泥沼中，挪动不得。惨白的脸孔显出一股恨意。“我太小看你了，律师。你真下贱，为了这种男人，丢光了女人的面子。”

米赛珠嘲笑般咧开嘴角，鄙夷地摇摇头。

“你笑什么？”

米赛珠用英语回答：“笑你不懂得女人，还要和女人作对。泰莱，所有的女人对谋杀都有兴趣，除了死尸。”

“你以为像巫婆一样骑着笤帚棍、车具、麦穗或者稻草就可以到处飞驰？叫女人堕落的原因除了笑贫不笑娼的观念，就是无底的贪婪。”

“我觉得你在自打嘴巴。谁都知道，美资‘安勒顿基金’一直高薪豢养着你为‘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效劳，为国际大炒家在香港兴风作浪服务。在股票市场里使绊子，挖陷阱，玩损招儿！这儿的人谁都在等待上天收拾你，只要你有过错，便会把你一托子撸到底，叫你永世不



得翻身，等待着看你出丑的时刻。孙总经理，所有的人都在演戏，台上台下两码事情，两种面孔。”

“哼，诚实是一个计量的辞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尺度。你不让我离开，有什么好的建议？”

“我要你向山总裁和萧小姐道歉。”

孙皓扬起一边眉毛。“道歉？”

“一个实质的道歉，一份认错书，承认在今天错误地殴打了他们。并保证永不再犯。”

“不行，你太过份了！这是哪门子的馊主意？他睡了我的老婆，还要我道歉？不要忘记，我们这种制度，对社会上的公众人物的道德要求极之严格，男女关系和政治犯规一样，传媒会不留情面的揭发丑化。要害怕的是你们这种畸形夫妻，这里发生的事一旦公开，我是受害人，你们却臭气熏天。”

“哈！孙博士，现在是什么年代了，还说这些几年前人人相信的鬼骗人假话。假话是跟着社会需要，像变色龙一样不断转换的。现在，文明社会流行的是公私分明说法，私德不再是公众人物担忧的课题了。成年男女在你情我愿下做出的活动不外如是，只是上帝和我们间的私事，他是众所周知的浪子，也是香港大学市场调查里，被百分之六十五市民推许为最聪明、最能干的名人。《时代周刊》推选他为最有影响力的亚洲二十位公众人物之一。舆论和市民都认为道德与才干不能混为一谈，他睡的女人越多，越多女人送上门来。丑闻对他来说，是能力的水银柱，精明的公众用淫乱来衡量他的价值定位。如果你愿意



锒铛入狱，就像上一次一样，报章的头条会是《米赛珠的最痛苦一天》，也许这一次，会出现像《山涛伤害米赛珠最深一次》、《米赛珠的心被完全粉碎了》这些动人报导。不管男人女人，会敬仰他的才干，对我的忠贞不二齐声叫好。你以为会伤害到我？当你在地狱看守门口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和声望会直线上升，取得更大成就。”

“你、你怎能这样利用法律颠倒是非？真的要我衰到贴地？被你们抓着把柄过日子？提心吊胆过活？……”

没有一个聪明人经受得了傻瓜连问二十个为什么。这个大块头在股市里兴风作浪，就像陈仓里的麻雀，老出精来，什么人没见过，什么场面没经过，竟然会问这么多蠢话！

米赛珠失望地摇头，干净利落地回答：“人生就是这样，无论好运坏运，运气来去匆匆，有时候你找运气，有时候运气找你，有时候你得自己制造运气。”

强悍的律师做了个手势，额角还有鲜血痕迹的女秘书迅速地拿来纸张。

“如果你愿意让多一个人知道，可以通知律师。”

脸色发青，异常紧张，一副屈尊俯就模样的蠢蛋终于来到会议桌前，拾起签字笔，凝视放在桌面上的那张致命白纸。良久，才不甘心地说：“这是勒索！是威胁！应该是山涛对不起我，请求我放过他才对！”

“没有人请求你，为了法律的尊严，是命令你！是文明战胜野蛮的胜利结果。”

“安勒顿基金”总经理像刚懂事的小学生，乖乖地坐



下来，跟着律师的口述写下认错书，而且不必等待提示地在日期上完成签署。那种垂头丧气的样子，叫他拖地倒痰盂，把尿咽进去都行！

米赛珠露出一丝笑容，同情地拍拍这男人的肩膀。

“泰莱，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幸运，有时不是。大家都见过世面，哪个金融市场里没有屈死鬼？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说，法律之下从没有绝望，人不能自己憋闷自己。”

孙皓咽了口唾沫抬起头来。“这算什么？让你扎了个窟窿还得说舒服？”

“博斯富集团”董事长高尚隆最喜欢参与“财经事务咨询委员会”例行月会，这里的官员和商人一样，处理和决定经济事务就像比赛评奖中的裁判，使用去掉一个最高分的，再去掉一个最低分的，然后从中再认真做文章的惯用方法。高尚隆偏偏喜欢在这种培养感情的场合里，与这群扼掌香港金融财经界命脉的人讨论何为香港利益，何为是非对错。

出身名门望族的金融界名人有人所共知的口头禅：

“我是斗士！”十年来，除非斗士外游或因事请假，否则，会议一开，这家伙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十场有九场总是弄得个个驴脸猴屁股。“财经事务咨询委员会”由财政司、财经管理局总裁、银行公会代表、香港最大的外资银行代表、证券监察联委会主席、联合交易所主席、中央结算中心主席、期货交易所主席，以及唯一由各华资银行投票推选出来的代表组成。尽管咨询委员会没有实际权



开弓没有回头箭